



关注生存
关注养老

06

举起酒杯敬春梅

妹妹这样，已经是模范媳妇了，她还不知足。”

春梅说：“都是各自尽心。红艳最近怎么了？怎么没见她来。俊俊呢，怎么也不来？”

刘红艳不来是因为工作忙，儿子倪俊俊不来是因为丢了工作，可是这些话又不想对春梅说，二琥只好把话岔开：“哎哟，厨房的鸡快炖好了吧，我去看看。”说完她就溜了。

春梅走到客厅。

一群人围着老太太，其乐融融。

春梅看着有些说不出的感觉，倪家人会做表面文章，他们像一群麻雀，叽叽喳喳，带来热闹；她却像一头老黄牛，默默耕耘。春梅忽然想起朱自清《荷塘月色》里的一句话，“热闹是他们的，我什么也没有”。

“春梅，伟强怎么还不回来？你打个电话问问。”老太太见到春梅出来，冷不丁说了一句。春梅应了一声，跑到洗手间给伟强打电话，手机通了。“喂——”是一个小姑娘甜甜的声音，“是师母吧，倪教授出去了，我等会儿让他打给你。”

春梅一句话还没说，对方已经把话说出来了，春梅没再说什么，慌乱地挂了电话。她不愿多想。

老太太问：“伟强怎么还不回来？”

“哦，伟强学校有点事，说你们先吃，他等会儿就回来。”不知怎的春梅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你也来吃吧，别做了，菜差不多了。”老太太说。春梅点了点头，又钻进厨房做她的那道鸡汤。

老太太说：“你们这个弟妹，就是木。”斯楠听了，有些不痛快，但没说话，春梅到底是她妈，她说妈妈可以，别人说她就有点不高兴。

老太太继续说：“春梅很多时候特别死板，不讲究策略。现在伟强事业越来越好，却不怎么回家了，你说这事能全怪伟强吗？你弟妹要是个温柔的女人，能这样吗？好多事情我都不愿意多说，我早就说，你们的日子还是你们自己过，我不掺和，可有时候我是看着着急！”

伟贞打趣说：“二哥的事业是越做越好了，现在越活越年轻，嫂子可要小心点。”

伟民说：“有事做总比没事做好，这么多年，要是没有你二哥，我们这个家还真不行，都怪你大哥我没本事，一辈子只能干体力活儿。”二琥白了伟民一眼，说：“我看弟妹也真是尽心尽力了，我去叫她来吃饭，一上午她都没闲着。”二琥刚站起来想去叫春梅，只见春梅端着一大碗鸡汤出来了。

“银耳鸡汤，都是原汁的，我再去做个甜汤。”春梅说。

老太太说：“不用做了，你坐下吧。斯楠，给你妈倒点酒。”斯楠遵命。

老太太忽然举杯，说：“我就不站起来了，这杯酒我敬春梅。我病了这么

久，有时候家里乱得不成样子，都是春梅伺候我，我老太婆有时候脾气不好，她很包容。”

“妈！”春梅喊了一声，心里暖暖的，长久以来她等的不就是这句肯定的话吗，她停了停，忽然抬起头说，“都是应该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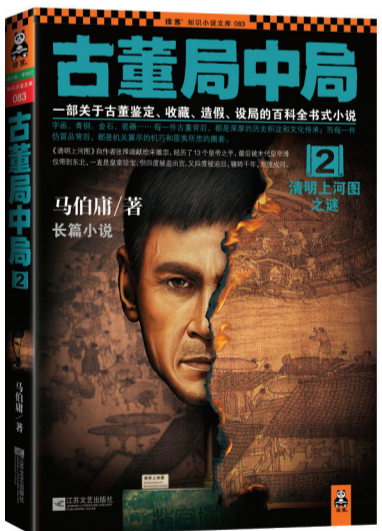
室内静默了两秒钟，忽然大家都举起杯，七嘴八舌敬春梅。

春梅说：“妈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我知道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你一个儿媳妇能做到这样，我很知足！”这话是说给春梅听的，也是说给她的儿女听的，老太太人老了，脑子却不糊涂，对于儿女，她是宠爱有加，但没少失望。不能怪谁，都是她宠出来的。春梅虽然是个儿媳妇，可她这一场病下来，春梅忙前忙后，老太太全看在眼里，她的儿子和女儿跟春梅比差远了。

老太太继续说：“以前都说，养儿防老，我有三个儿女，但我从来没指望你们来养我，照顾我，你们有没有出息，我也都尽力了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我这一辈子，别的优点没有，但始终力求独立，你爸去世后，我一个人把你们三个养大；干工作我也毫不含糊，事事追求独立，可到头来我的生活险些不能自理。我不求你们孝顺，只求哪一天我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，有人能来为我端屎倒尿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”

(摘自《熟年》伊北 著)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43

阴阳眼的过去

“那个姓廖的，外号叫阴阳眼对吧？”我问，“那个阴阳眼，真的能看穿黄泉来路？”

戴鹤轩哈哈大笑：“所谓阴阳眼，那是河南当地的一种说法，其实就是一只眼大，一只眼小，先天性小眼裂，是家族遗传畸形，跟阴曹地府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

一只眼大，一只眼小。

籍贯开封。

姓廖。

这个人是不是请人吃现席、被我亲手抓进监狱的大眼贼的前辈？

我赶上了最近的一班飞机，第二天清晨抵达北京。我一下舷梯，方震的吉普车就已经等在了停机坪上。我顾不上呼吸一口新鲜空气，直接跳上车。

吉普车很快来到位于南城郊外一处僻静的监狱大门前。我坐定以后，大眼贼被一个看守带进屋里。

我说：“这次我来找你，是有件事要问你。你们家以前一直是在开封？”

“是，到我这辈才慢慢往外走。”

我深吸了一口气：“40多年前，开封有个阴阳眼去了郑州的豫顺楼，打败了五脉一个叫黄克武的高手。这事你知道吗？”

大眼贼一点儿没犹豫：“知道。”

“是你家族的人干的吗？”

“是我家二爷。”大眼贼答得特别干脆，“二爷从前是个江湖骗子，凭着一对阴阳眼在北方几省闯荡，后来他不知怎的骗到了一位高人头上。高人就是高人，教了他一些古董的鉴定手法，给了他一笔钱，打发他回老家做正当生意。我二爷深受感动，回到开封以后，一门心思钻研古董。后来那位高人因为倒卖文物，被国家当汉奸给枪毙了，我二爷……”

“等一下！那位高人叫什么？”

“姓许，叫许一城，因为卖文物给日本人，被当作汉奸枪毙了。我二爷大哭了一场，说打死他都不信许掌门会当汉奸。抗战胜利以后，有人突然来找二爷，说请他去郑州豫顺楼救急。本来二爷都回绝了，可他一听要对付的是五脉中人，一拍桌子，说许掌门的仇我不能不报，立刻就赶了过去。我二爷出去的时候带的是一幅画，回来时却只带了一堆碎片。回来不久，他就咽气了。”

我几乎坐不住了。那幅画肯定就是《及春踏花图》，果然如刘一鸣所说，在赌斗中被拆成了碎片。

“那堆碎片去了哪里？”

大眼贼道：“二爷临终时说，他已经替许掌门报了一部分仇，无愧于心，让我们把那张画的碎片给他当陪葬品。二爷说他死后要葬在许掌门死亡

之地，这样二魂相近，方便他见到许一城的魂魄。我们家里人遵照二爷的遗言把他火化，骨灰装进锦盒，运到北平埋葬了。”

“你二爷廖定葬在北京了？”我问。

大眼贼点了点头，朝东边一指说：“我二爷下葬之地，就在当年许一城被枪决的刑场旁边，就在燕郊灵山脚下。”

我傻在了原地。

廖家当初把廖定葬在灵山脚下，遵照遗囑并没有特意设墓，只是在紧邻刑场的正东方起了一个低矮的小土包，连墓碑都没立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小土包上面长了许多杂草，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。如果不是大眼贼指点，我就是脚踩到坟包，都发现不了。

挖坟掘墓是不道德的事，我来之前得到了大眼贼的准许。大眼贼是个好人，他对我的要求没有异议，只希望我能定期给他带几本最新的法律书籍去牢里，他好好学习。

我来到廖定的墓地，拿起工兵铲，狠狠地插进泥土里，然后双手一抬，铲出一块泥土。这个坟包不大，我很快就把它全都挖开了，露出来的是个标准的主墓室加左右耳室的结构，只不过规模非常小，跟微缩模型差不多。
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